

故宮博物院所藏
(台北)

中國歷代名畫集

第一卷
唐 五代 宋

J222
2077
1

阅 览

故宫博物院所藏
(台北)

中國歷代名畫集

第一卷 唐 五代 宋



重編再版說明

《中國歷代名畫集》（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在原有基礎上作了一些修訂，重編再版，修訂情況簡要說明如下：

一 初版時，少數作品的排列次序不盡符合時代先後，重編時作了必要的調整。

二 重編本補充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增加了簡略的畫家介紹，并在目錄上註明了作品的質地。

三 初版時分為上下二冊。為了閱覽方便，重編本分為五卷裝訂。第一卷唐、五代、宋，第二卷宋，第三卷元，第四卷明，第五卷清。

四 原定「後編」計劃，已另行出版，因此重編本刪去了「前編」字樣。

五 《中國歷代名畫集》原編五卷外，我們又增選未收入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名畫，編成「補編」，為第六卷。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六月

序言

這部畫集所收的是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中國古代繪畫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古畫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之前被運到台灣去的。當然，被運去的古畫的數量是很大的，這裏所收的只佔其中的一小部分，即是其中的精品，是可靠的古畫家真蹟。所以，這部畫集是一部古畫的選集，並不是故宮博物院藏畫的「附圖目錄」。這部選集收輯唐代到清代的繪畫。像這樣的規模較大的畫集，故宮博物院在過去還不曾出版過。過去出版的《故宮書畫集》、《故宮週刊》和《故宮月刊》，都曾發表過一部分古畫，但既無計劃，又不按時代，更未將一個畫家的作品，集中在一起，零星散亂，一無是處。現在這個選集，乃是糾正了他們的錯誤與混亂，而按照着時代和作家的順序，有計劃、有組織地編輯起來的。在其中，有一部分的古畫從來不曾發表過。這樣的一部中國古代名畫選集，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繪畫和藝術的人們，是會有些用處的。

但我們現在，在這裏，把這部《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印出，是具有更巨大、更重要的意義的。這部「前編」裏所收的古畫，全部已被運到台灣去了，現在把它們影印出來，呈獻於國內和國外的關心文化藝術的人們面前，這就嚴正的表明了：台灣乃是中國領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存於台灣的所有的中國歷代的文物、圖書，以及其他珍寶——包括這個「前編」裏所印入的和所有未曾印入的古畫在內，都是屬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所有愛國的人民都有責任來保護它們，不使其遭受到任何損害。

這個「前編」，還只是《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的一部分。我們將要把現在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裏的更多的古代名蹟作爲「後編」續行出版。在「後編」裏，包羅的範圍更廣了，可能其篇幅要比這個「前編」更爲巨大。

這部《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的「前編」和「後編」裏所收的古代名畫，絕大多數都是清代皇室陸續收集起來的，都是見於《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的初、二、三編的六部目錄書的著錄的，只有「後編」裏的部分藏品出於上面指出的範圍之外，是在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以後逐漸收集起來的，像「揚州八怪」之作和晚清以來的名畫，就是有意識地補充舊藏所未備的。也有少數的宋、元、明代的古畫，是第一次見收於這個以皇宮的收藏為基礎的故宮博物院裏的。

中國古代繪畫的收藏者，歷代都以皇室為中心。私人的大收藏家不是沒有，但是只有宋代以後的收藏家的記錄才被保存下來。因為收藏過於集中了，所以一遇天災人禍，特別是每遇到改朝換代的時候，所有的古人的傑作，便都要遭到一次浩劫。有的時候竟全部毀失了；有的時候則分散到民間去。易代以後，再度收集，往往不過十存其二三而已。根據唐貞觀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裴孝源撰的《貞觀公私畫史》和唐大中元年（八四七年）張彥遠撰的《歷代名畫記》的記載，歷代皇室收藏的繪畫，到唐代大中為止，曾有幾次大聚，幾次大散。

最早的古畫的收集者是漢武帝劉徹（公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他創置秘閣，以聚圖書，在那裏，想來「圖」的數量是不會下於「書」的。漢明帝（五八——七五年）很喜歡圖畫，特別開闢了專門的「畫室」，又創立了鴻都學，以集奇藝之士，「天下之藝雲集」。到了漢末董卓篡政而遭到覆亡的時候（一八九——一九二年），漢代所收集的繪畫，幾乎全都失去了。「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餘乘。遇雨道難，半皆遺棄。」（《歷代名畫記》叙畫之興廢。）魏、晉二代的皇室都是嗜好文藝的，又努力加以收集。他們的收藏品頗為豐富。到了西晉末，劉曜攻入洛陽的時候（三一五年），幾乎全都毀散了。桓玄性貪好奇，他總想使天下的法書名畫集中到他自己的手裏。當他篡位的時候（四〇二——四〇四年），東晉皇室所有的古今真蹟，全都被他所得。劉牢之派他的兒子敬宣到桓玄那裏請求投降時，玄大喜，陳列書畫，和他一同欣賞。桓玄失敗的時候（四〇四年），宋高祖劉裕，首先命令藏喜到皇宮裏去，載運書畫出來。南齊高帝蕭道成（四七九——四八二年）是很喜歡繪畫的人。他挑選皇宮裏收藏的名畫，不論其時代的遠近，只選其精好的作品，加以批評、著錄。從陸探微到范惟賢四十三人，評錄為四十

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他在「聽政之餘」，早晚都加以披玩。梁武帝蕭衍（五〇二——五四九年），更加看重古畫，他收集得更多了。梁元帝蕭繹，自己是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畫家，所以，古代的名畫，充溢於他的皇宮裏。這是一個大集中的時代。但這個「聚」，不久就遭到十分不幸的大厄運了。侯景作亂時（五四八——五五二年），內府所藏的圖畫數百函，都為他所焚。侯景失敗後，所有的名畫，都載到江陵去。五五四年，西魏將于謹攻佔江陵時，蕭繹（梁元帝）將要投降，乃聚名畫法書和典籍二十四萬卷，叫後閣舍人高善寶放火燒掉它們。火熾時，蕭繹他自己也要投入火裏自殺。但宮嬪們牽住了他的衣服，將他救了。他在氣怒之下拔劍砍柱，嘆息地說道：「想不到我蕭世誠竟到了這般地步！文化藝術的遺寶，今天晚上就毀滅盡了！」于謹他們在灰燼裏邊，還收集到書畫四千多軸，載回長安去。陳天嘉時代（五六〇——五六五年），陳霸先也肆意搜求名畫，得到了不少。到了隋兵攻佔了陳的首都（五八九年），隋文帝楊堅命令元帥記室參軍裴矩和高穎二人，把陳代王室所收藏的法書名畫取了來，共得八百多卷。隋帝在東京的觀文殿後面，建築了兩座高台，東邊的叫「妙楷台」，收藏從古以來的法書；西邊的叫「寶蹟台」，收藏從古以來的名畫。隋煬帝楊廣到揚州去（六一六年），把許多法書名畫隨身帶走。在中途裏，船翻了，那些字畫，大半淪棄在水裏。楊廣被殺後，餘存的字畫，全歸了字文化及，後來又為竇建德所取。留在東都的東西，則為王世充所取。唐高祖李淵武德五年（六二二年），捉住了竇建德和王世充，東西兩都的秘藏的名蹟，和帶到揚州去的珍貴的法書名畫，全都歸了唐朝的王室。李淵命司農少卿宋遵貴用船載運到京師去。走到砥柱地方，船又翻了，救存下來的卷軸，還不到十分裏的一二分。唐太宗李世民（六二七——六四九年）特別喜歡字畫，命人在民間購求了不少。根據裴孝源在貞觀十三年（六三九年）的記載，這時「秘府」及佛寺並私家所蓄，自魏高貴鄉公以下的名蹟，共二百九十八卷（其中二百三十卷是隋室官本，有的還是《梁太清目》裏所載的），屋壁四十九所。武則天時代（六八四——七〇五年），張易之請求女皇召集天下畫工們修整內庫圖畫。他趁機叫董人們各就所長，盡心模寫。他們把新模寫的圖畫，都裝裱起來，和原件絲毫不差。其真蹟却都歸了張易之。他被殺後，那些畫為薛稷所得。薛稷死時，又歸岐王李範所有。他是唐玄宗李隆基（七一二——七五五年）的弟弟。其初，他欲佔為己有，不肯向李隆基

報告。後來，害怕這個消息泄露出來，便把它們燒毀了。但也並沒有全部毀失。他自己的收藏，連同薛稷的，還有其他各家的東西，後來全歸了王室。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兵打進長安時，王室的收藏，散失得不少。唐肅宗李亨回到了首都（七五七年），他却不甚愛惜那些古代的寶藏。他隨意地把它們賞賜給貴戚們。貴戚們也不愛好它們，就出賣給好事之家了。張彥遠老家裏，就收藏得不少。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年）唐憲宗李純向張家索取其珍藏的書畫。張家只好將古代名蹟和唐代名手畫三十卷呈獻上去。

這是唐代的記載。唐末，以黃巢為領袖的農民起義軍在八八〇年攻進了長安。唐代王室的所藏，恐怕是會散失得很多的。五代十國時代，梁、唐、晉、漢、周的五朝，此興彼滅，速如傳舍，五十四年之間，換了十三個皇帝。他們是不會有餘力來收集什麼藝術品的。倒是佔據各個地區的「十國」的地方軍閥們，其收藏反而豐富些，特別是西蜀和南唐二國，成為當時文化藝術的中心。黃休復在宋初作《益州名畫錄》（一〇〇六年），李昉序之道：「益都多名畫，比他郡豐富得多了。因為唐二帝播越和諸侯作鎮的時候，有名的畫家們多跟隨了來。所以，他們的作品便到處都有。宋朝伐蜀的時候（九六五年），好像走進了堂邑。凡官署，寺觀裏的前輩名畫，一點也沒有損壞。但到了淳化甲午（九九六年）李順攻進成都時，却多半罹了浩劫。牆壁所繪的壁畫，隨房屋的傾圮而毀失了。各家所收藏的珍品也像決堤的水似的，流散了出去。現在所能見到的，只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在中原，以汴梁為首都的宋朝，承襲了唐、五代以來的收藏，又經過從趙匡胤以下的好幾個皇帝的收集，到了宋徽宗趙佶時代（一一〇一——一二二五年），王室的收藏，乃蔚成大觀，盛況空前。趙佶他自己也是一個畫家，並且還很精於鑒別古畫真偽。他集中了王室所收藏的魏、晉以來的名畫，凡二百三十一人，計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分為十門，隨其世次而品第之，在宣和二年（一二二〇年）編成了一部《宣和畫譜》。這一部大書乃是總結前代名畫記錄的重要目錄。其內容是：

- 一 道釋門 四十九人 一千一百七十九軸
- 二 人物門 三十三人 五百零五軸

- 三 宮室門 四人 七十一軸
- 四 番族門 五人 一百三十三軸
- 五 龍魚門 八人 一百一十七軸
- 六 山水門 四十一人 一千一百零八軸
- 七 畜獸門 二十七人 三百二十四軸
- 八 花鳥門 四十六人 二千七百八十六軸
- 九 墨竹門 一十二人 一百四十八軸
- 十 蔬果門 六人 二十五軸

從這個大總集裏，可以看出，到趙佶他那時代，即十二世紀的初期，中國的繪畫，是以道釋人物畫和花鳥畫為主體的，其次才是山水畫。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金兵佔領了汴梁，俘虜了趙佶和他兒子趙桓北去。《宣和畫譜》裏所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古今名畫全都蕩為雲烟，或為金兵所取，或流散於民間。這個空前的大集中，很快地就以全部散佚為結局。

當間的貴族官僚們的收藏也很是可觀。米芾的《畫史》就相當詳細地記述着他自己的收藏和他的所見。不知他的兒子米友仁從開封南奔到臨安時，曾經攜帶了多少軸走，或尚保存了多少軸。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收藏，其散佚的情況是很淒慘的。我們讀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仿佛目睹她在流離遷徙中，怎樣地把一件件的圖書古物喪失乾淨的經過似的。這篇《後序》的描述，可能是南渡時代的圖書文物流失情況的一個最近於真實的記載。

宋高宗趙構南奔，建都於臨安（一一三二年）。這是一個和南北朝時代的南朝相類似的偏安的王朝。趙構和他的子孫們陸續地把流散在民間的古代名畫法書收集到王室宮苑裏來。南宋末，周密曾記述他在乙亥（一二七五年）歲秋，到宮苑去遊覽，最後到了「石渠，登秘閣」。

兩旁皆列龜，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匣。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

有御題者，則加以金綾。每卷表裏，皆有尚書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真，殊可嘆。

由這裏可以知道，在王宮的長期地塵封的時間裏，古今名畫法書却是有「以僞易真」的偷盜之風。它們曾有些流散於民間。

但到了元兵在一二七六年佔領了南宋首都臨安的時候，那些收藏便全部散失了。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被運載到大都去。但更多的是許多貴族官僚們的「巧取豪奪」。周密在他的《雲烟過眼錄》裏，曾詳細地記載着某家某人的收藏目錄。這個目錄很重要，雖沒有《宣和畫譜》那麼有系統，數量更沒有那麼多，但從那裏可以考見兵燹流失之後的再度集中的情況。在《雲烟過眼錄》裏沒有提到元朝王室之所藏和大貴族「大長公主」所收集的名蹟。柯九思曾做元朝的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從事於古代書畫的鑒定工作，所以王室所藏不會是很少的。「大長公主」所藏，多有馮子振、袁桷等人的題詩，其中盡有些「銘心絕品」。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王室的收藏，沒有目錄可查考，但可推想得到，數量是不會很少的。沈周的《客座新聞》曾述，在成化末（一四八七年）「太監錢能、王賜在南都，每五日，昇書畫二櫃，循環互玩」，其中多晉唐宋物。恐怕，那便是存於京都的明朝王室收藏的一部分吧。王室的收藏，被太監們竊盜而去，那也是常有的事。

在明代，貴族官僚們的收藏，見之於記載的很不少。朱存理的《鐵網珊瑚》和《珊瑚木難》與都穆的《寓意編》，對於明代中葉的私家收藏，有很詳細的記載。最大的一個收藏家是嚴嵩。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收集了許多的古今名畫，凡掛軸、手卷、冊頁計三千二百零一件，可以說是古今王室之外的一個最大的私人集中者了。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他在政治上失敗了，全部財產和字畫，都被皇帝沒收了去（詳見知不足齋叢書本的《天水冰山錄》和《鈐山堂書畫記》）。但明代的王室並不看重那些書畫，隆慶中以「折俸」的辦法，轉移到了貴族官僚們的手中。梁谿華氏真賞齋和婁江王氏兄弟們（王世貞、王世懋）的收藏，佳品甚多。豐道生曾爲華氏作《真賞齋賦》，歷述其所藏名蹟。王世貞所藏古畫名目，則多見於他的《弇洲山人四部稿》和《續稿》的自己的敘述裏。王世懋所藏古畫名目，則見於他自己的《王奉常集》裏。但當他們死後，他們的收藏大概不曾保存得很久，也就

陸續散失了。他們的珍品都爲當時的大官僚地主們所得。

萬曆時代（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的大收藏家們有項元汴和張丑二家。項元汴所收的法書名畫很豐富，且其鑒賞的能力很高明。他是一個大地主，財力雄厚。相傳他開着「典當」，可以質典字畫和書籍，而別的典當照例是不收那些東西的。因之，他得到了不少名貴的圖書、古物。

張丑的祖、父輩收藏得不少。他自己也收得若干。他還見到他的朋友韓世能家的豐富而珍貴的收藏品。他因之撰了《南陽法書表》、《南陽名畫表》、《清河書畫表》、《書畫見聞表》、《清河書畫舫》和《真蹟日錄》等書，可以說是那時期的法書名畫的一個比較翔實而詳細的記錄。詹景鳳的《東圖玄覽》和郁逢慶的《郁氏書畫題跋記》也保存着不少重要的記錄。以後，就是大官僚地主董其昌的收藏時期了。他的收藏很不少，尤喜荆浩、關仝、董源、巨然以來的山水畫，特別是元代四大家的作品，他收藏得最多。他所收藏的東西，其名目多見於他的《容台集》和汪砢玉的《珊瑚網》裏。汪砢玉他自己也有不少收藏品。他們都喜歡把古人的扇面和小幅的畫（多半是從屏風上拆下的小方幅或圓幅）集成大大小小的若干冊（詳見《珊瑚網》卷十九以下）。這對於名蹟的保存和保護是有些好的作用的。還有李日華的《六研齋筆記》和《味水軒日記》，陳繼儒的《妮古錄》裏，也記載着不少很重要的古人名蹟。

這時，階級矛盾已經尖銳到極點，農民大起義已經在各地陸續地爆發了。以李自成爲領袖的農民軍，幾乎無敵地擊破了反動的官僚地主們的武裝軍隊。他們在一六四四年的三月，進入了明代的首都北京。但不久，清兵又由山海關開進來。李自成被打敗了，清兵佔領了北京。第二年，清兵又南下而佔據了南京。在這樣的兵火連天的日子裏，古畫是大量地流散，甚至大量地被毀。明代王室在南北兩京之所藏，幾乎全都失去了，許多官僚地主們的收藏也同時散了出來。這時，便有若干新朝官僚地主們出來收拾「燼餘」，以廉價得到了不少好東西。他們成了法書名畫的新的收藏家。

這時候，有名的大收藏家，有梁清標、孫承澤、耿昭忠、嘉祚父子、卞永譽和安岐。他們都在大收流散的古人名蹟。梁清標

所收的古畫十分地精美，可惜沒有記錄存留下來。孫承澤著《庚子銷夏記》，其中有他自己收藏的，也有他目睹過的東西，很多歷代著名的重器、杰跡，充溢於其篇頁裏。卞永譽則撰有《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帙浩瀚，內容豐富，其中所載，不盡爲他自己所有的，恐怕也不一定是他所經眼的，有許多是抄錄前人的記錄。但這一部大書，乃是《宣和畫譜》以後的集大成之作，研究繪畫史學的人們是要時時地放在案頭參考的。安岐曾爲清王室掌管過某種財務工作（鹽務），所以，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大量地收購法書名畫。他的《墨緣彙觀》，便是他的藏品的記錄。現在所見的許多古畫，有不少是見之於這部書裏的。

康熙時還有高士奇，也收到了不少珍奇的書畫。他寫了《江村銷夏錄》，以記錄他的所藏和所見的東西。他的《江村書畫目》（東方學會鉛印本）則是他收藏書畫的簡目。他的許多書畫，凡是不可靠的偽品，都呈獻到清王室裏去。這時的清王室已着意於收集古代的藝術品了。梁清標、孫承澤的收藏，多半已收入王宮裏去。安岐的所有，也都進了宮。雍正時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大軍閥年羹堯勢力雄厚，收藏的書畫很多，而且也很精。當一七二五年，年羹堯被殺，他的家產也被沒收的時候，他的收藏品便也全部都到了皇家的書畫庫裏去。乾隆時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弘曆席祖、父餘蔭，同時又大加收購，並由大臣們陸續地呈獻了不少珍品，便命令一批鑒定專家們，把皇室所收藏的書畫，編爲《石渠寶笈》一書，把其中有關宗教的字畫，別編爲《秘殿珠林》一書。過了若干年，又編成《石渠寶笈續編》和《秘殿珠林續編》。從這幾部書所記載的古人法書名畫目錄裏，我們可以看到，從明代的幾個大收藏家們，到清初的梁、孫、耿、卞、安、高、年諸家的所藏，當然更有其他各家的，多半都集中到清朝皇室裏去了。這乃是宋代以後的最大的一次集中。那些歷代畫家們最重要的傑作，就那樣地在皇室的深宮大殿裏保存了將近三百年。

但分散在民間的珍品也還有不少。畢沅就是一個強有力的大收藏家。他和他的兄弟畢瀧（字澗飛）肆力於收集古代的法書名畫，曾得到很多重要的精品。他的《河間書畫錄》可惜我們不曾見到。如果那部記錄還存在的話，其中一定有很多的有用的參考資料。他死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死後不久，他的全部家產，連同他所有的書畫，便全都給皇家沒收了。把乾隆晚年和嘉慶

二十年間所得的，連同畢沅的收藏品，還有其他來源的東西，整理了一下，清帝便在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又命令儒臣們編成了《石渠寶笈三編》和《秘殿珠林三編》。此後將近一百年之間，清室的收藏便很少有所增加了。我們可以說，這《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的初、二、三編的六部大書裏所記載的便是清室所有的古今書畫的總目錄了。目外的書畫也曾被發現過，但為數是不多的。在這個時間裏，阮元曾到清宮裏把其所藏的書畫加以甄別，寫了一部《石渠隨筆》。胡敬則詳細地著錄了南熏殿所藏的名人畫像。（他參加「三編」的編輯工作，寫了《西清劄記》等三種。）

自從《石渠寶笈三編》的結集以後，清宮裏的東西便漸漸地由「聚」而「散」了。很早的時候，清代的皇帝們便曾把王室收藏的字畫，賞賜給大臣們和親王們。但開始大批地流散的時候，是在一八六〇年英、法帝國主義的聯軍侵入北京，把圓明園搶劫一空，並加以燒毀。圓明園各宮殿裏所藏的法書名畫和古物便多由英、法軍隊囊括而去。英國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院」所藏的一卷顧愷之畫的《女史箴圖》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劫奪去的。後來，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清宮裏的書、畫、古物，損失得就更多了。一九一一年清室宣布退位，外庭的三大殿，即太和、文華、武英三殿，成立了一個博物館，名為「古物陳列所」，集中了熱河行宮和奉天行宮的書、畫、古物，公開陳列出來。清室歷代收藏的書畫的一部分才第一次和廣大人民見了面。這時，溥儀曾命令一些遺老們把王宮裏收藏的書畫，加以甄別、著錄。這個著錄，曾經有石印本數十冊，把各殿各宮所藏的書畫逐日地記錄。袁勵准還寫了一本《中秘日錄》，記他所見到的重要的名蹟（有稿本，未刊行）。這些，便是清室收藏的書畫的最後的一筆帳了。（再加之以古物陳列所出版的《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十四卷，金梁印的《盛京故宮書畫錄》七冊，合而觀之，則《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初、二、三編裏的東西，大概都收在那裏了。）那次的甄別和著錄，原是別有用意的，是要把較好的書畫，偷偷地移運出宮的準備工作。果然，從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起到九月二十五日止，溥儀便以賞溥傑的名義，盜運出五百多函的宋元版本的書籍。從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十二日止，他又以同樣名義，盜運出晉唐宋元明清的較好的法書名畫一千二百多件。（見《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裏所記載的逐日「賞」出的目錄。但後來找到的這

個《目錄》是殘缺不全的。)因為爲偷運出去，要避人耳目，所以所盜運出去的大都是卷子和冊頁一類較爲小件的東西。凡是大件的掛軸，却難於盜出，所以大都還留在宮裏。當溥儀被逐出宮的時候，清宮的「內庭」部分，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這個博物院所寶藏的書畫，便是溥儀所未及盜出宮的東西的全部，其中，掛軸特別的多。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將到達北京的時候，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的重要書畫和其他古物，便南運到南京去。抗日戰爭開始之後，這一批東西又由南京而運到黔、蜀去。一九四五年冬天，日本帝國主義者投降後，國民黨便再把他們全部運回南京。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前夕，他們又把其中的精品運到台灣去。這些，便是我們的這部《故宫博物院（台北）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所選印的歷代名蹟的來歷。

當日本帝國主義者投降時，偽滿宮裏收藏的古代書畫，即溥儀以賞溥傑名義盜運出去的書畫的幾乎全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曾在天津陸續售出），流散到市場上來，除了有一小部分被毀損了的之外，大都落在當時的大官僚們或富商、地主們的手裏，也有落在古董販子之手，而而被盜賣到國外去的。（我曾編過一部《域外所藏古畫集》以記錄流散在國外的古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立即積極地把這些流散的清宮收藏的書畫逐漸地收集回來（大部分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小部分分藏在東北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但是拿《故宫已佚書籍畫書目錄四種》的著錄來查對，佚去的畢竟還有不少。

藏於南京而未被運到台灣去的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的書畫，經過我們仔細地審查，其中還有若干是真蹟名品。這些，也都提存到故宫博物院裏來了。

當清室編輯《石渠寶笈三編》的時候，和以後的時期裏，也出現了好些大收藏家。在其間，重要的有孫星衍（有《平津館鑒藏書畫記》）、梁章鉅（有《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韓泰華（有《玉雨堂書畫記》）、吳榮光（有《辛丑銷夏記》）、蔣光煦（有《別下齋書畫記》）、梁廷桢（有《藤花亭書畫跋》）、陶樸（有《紅豆樹館書畫記》）、孔廣陶（有《嶽雪樓書畫錄》）、顧文彬（有《過雲樓書畫記》）、杜瑞聯（有《古芬閣書畫記》）、葛金烺（有《愛日吟廬書畫錄》）、方濬頤（有《夢園書畫錄》）、陸心源（有《穠梨館過眼錄》）和邵松年（有《古綠萃錄》）等人。最後，則有龐元濟（有《虛齋名畫錄》）、陳夔麟（有《寶迂齋書畫錄》）、裴

景福（有《壯陶閣書畫錄》）、景賢（有《三虞堂書畫目》）和羅振玉（有《唐風樓藏書畫目》及《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諸人。最後記錄流散於市場上的情況的，則有李佐賢的《書畫鑒影》和李葆恂的《海王村所見書畫錄》。那些著錄裏所記載的古今名蹟，有許多流落到海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博物館和私人手裏去，特別是美國和日本，他們的相當可觀的中國名畫的收藏，差不多都是最近五十年來在中國市場上搜集而去的。從這些著名收藏者們的收藏裏，故宮博物院和其他各地博物館也得到了不少珍品。在其中，所有近百年來的許多作品，乃是清室的藏畫所未曾收入的。

清室收藏的古今名畫的一部分，包括收集回來的溥儀盜運出宮的部分在內，再加上收集起來的近二百多年來輾轉在私人收藏者們手裏的古今巨跡，便是現在的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東西。我們也即將把它們選印為《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後編》出版。

這兩部《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中國歷代名畫集》（「前編」和「後編」）可以說是已經包括了所有清室所藏和清代私人收藏家們所收藏的，現在保存在中國人民手裏的古今名畫的精英。這樣的集大成的畫集，是較之《宣和畫譜》和《式古堂書畫彙考》更有用的，因為它是第一次有系統地把這些古今名蹟影印出來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鄭振鐸序於北京

附註：鄭振鐸先生《序言》中所提到《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後編」，已編成《中國歷代名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八大冊，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全部彩色印刷出版。

二九	宋	崔白	雙喜圖	絹本	四九	宋	李唐(傳)	江小景圖	絹本
三〇	宋	易元吉	猴貓圖	絹本	五〇	宋	李唐	江山小景圖	絹本
三一	宋	文同	墨竹圖	絹本	五一	宋	李唐	清溪漁隱圖	絹本
三二	宋	王詵	夢遊瀛山圖	絹本	五二	宋	趙伯駒	漢宮圖	絹本
三三	宋	李公麟	免胄圖	紙本	五三	宋	張訓禮	圍爐博古圖	絹本
三四	宋	趙佶	文會圖	絹本	五四	宋	蕭照	山腰樓觀圖	絹本
三五	宋	趙佶	谿山秋色圖	紙本	五五	宋	李迪	風雨歸牧圖	絹本
三六	宋	趙佶	臘梅山禽圖	絹本	五六	宋	劉松年	羅漢圖(之一)	絹本
三七	宋	趙佶	池塘秋晚圖	紙本	五七	宋	劉松年	羅漢圖(之二)	絹本
三八	宋	米友仁	雲山得意圖	紙本	五八	宋	劉松年	醉僧圖	絹本
三九	宋	馬和之	柳溪春舫圖	絹本	五九	宋	劉松年	溪亭客語圖	絹本
四〇	宋	馬和之	秋空隼舉圖	紙本	六〇	宋	陳居中	文姬歸漢圖	絹本
四一	宋	揚無咎	孤竹圖	紙本	六一	宋	梁楷	潑墨仙人圖	紙本
四二	宋	江參	千里江山圖	絹本	六二	宋	李嵩	夜潮圖	絹本
四三	宋	江參	秋山圖	絹本	六三	宋	李嵩	高閣焚香圖	絹本
四四	宋	蘇漢臣	秋庭嬰戲圖	絹本	六四	宋	林椿	橘綠圖	絹本
四五	宋	蘇漢臣	貨郎圖	絹本	六五	宋	馬遠	華燈侍宴圖	絹本
四六	宋	蘇漢臣	五瑞圖	絹本	六六	宋	馬遠	雪灘羣鷺圖	絹本
四七	宋	李唐	萬壑松風圖	絹本	六七	宋	馬遠	山徑春行圖	絹本
四八	宋	李唐(傳)	雪景圖	絹本	六八	宋	夏珪	雪山圖	絹本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宋	宋	宋	宋
夏珪	夏珪	馬麟	馬麟
松崖客話圖	溪山清遠圖	靜聽松風圖	高燒銀燭照紅粧圖
絹本	紙本	絹本	絹本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宋	宋	宋	宋
牟益擣衣圖	釋法常寫生	趙孟堅歲寒三友圖	張勝溫梵像
紙本	紙本	紙本	紙本